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金鍾傳

第四十四回 回故鄉險遭賊劫 被大難重勵冰操

話說杜清到滄州任，未及一日，忽聽有擊鼓鳴冤者，遂慌忙升堂。見一年老婦人，站於堂前。那婦人見州主登座，亦就伏於階下。杜清在暖閣變色道：「這一婦人有何冤枉，速速說來！」答道：「在李村被搶」杜清忙道：「傷人沒有？」答道：「傷了二人，搶去小女。」杜清站起道：「是是是傷的恩主，姓甚名誰？」答道：「前任保定府按察司謝大人，官諱春和，連其夫人和氏。那和氏夫人係安徽六安州和同源和大老爺之姊。那和大老爺現任江寧知府。」杜清道：「是是是失措情狀愈寫愈深。本州前任江寧上元和公係本州前任上司，但不知謝公為何過此？」答道：「因在保定府任遇一逆理人，豈保定方有是類乎，足見婦人眼界甚窄。兇惡無比，被謝公一怒之間將該犯立斃仗下。除一驚百。因此氣塞難通，醫治不好，及百般調治此病雖愈，落了個兩耳雙聾，不能聽審。適蒙保舉，推升按察司。升推三台在人意中。謝大老爺原是好官，上必報君，下必恩民，兩必字不可忽過。自覺聾不能愈，不得不告病回家。從通州上船由水路南下，昨日到此地，泊船於李村村外。夜將三更，忽來一伙強賊，砸破船窗，即是小女臥榻。那時小女尚未安眠，正在船艙誦觀音大悲咒。無限思慮筆外傳出。一見強賊，魂不附體。那些強賊要搶小女下船，民婦攔阻之間，幾乎被害。小女見勢不好，忙向強賊道：『眾位老爺不必喝呼於他，妙在嚇極語，反用從容語。曲意以成智，全孝以成仁，捨身以成勇，三者畢至，堪稱女中魁元。他乃一個伺候媽媽，也主不了我的事，我情願隨去。』有情反無情，無情乃有情，用情何其深也。又向民婦道：『老媽媽不必攔阻，你我主僕情淺，各自顧你的命罷。』當此之時，而有此語，愧煞世上男子。民婦知他是愛母之心，亦知救不下他，遂狠心逃出。民婦未走之時，已將謝公驚起，謝公吆喝攔阻，那強賊竟將謝公捆起，置於河心。河伯有靈，必將遠遠迎接。將小女搶到河岸，復上船搜取財帛。只搜出文銀二百餘兩，幾件粗布老衣。見搜取無多，便嚇問和氏夫人。那謝公雖然坐了幾任官，何曾積累許多銀子，積善無窮，誰能劫去。一不刻酷民間，二不刻酷屬員，若刻酷屬員，屬員必刻酷民間矣。這點銀子還是臨行之際朋友饋贈。一片風波皆為清廉二字著筆。夫人以實相告，強賊不信，誤廉為貪，實因貪者之多也。又將夫人捆起，亦置於河心。民婦在漫野途中避至天明，方問到城內，喊稟大老爺。」杜清道：「謝公待汝有何恩惠？汝係何門何氏呢？」答道：「民婦賀楊氏，小女名喚淑媛，曾許配江南李金華為妻，尚未婚娶。民婦曾寄居天津之楊村，後有村中富豪霸婚。幸謝公判斷冤情，並將小女認在膝下，我母女俱移居衙中。」杜清道：「那富豪怎樣發放？」答道：「後蒙總督批回，說他狂妄無知，皆其走狗，常近財唆使，即將常近財議斬，如今已殺了。了卻狗命。那富豪姓錢，名尚明，還有一個走狗叫作宿守富，他二人議了個永軍今亦發出。」杜清道：「汝下堂候信，本州前去勘驗。」遂吩咐差役，好好待承賀楊氏，即上轎直赴李村。到了河岸，早見一隻小船艙板亂，上有兩人，正在河心覓撈謝杏村夫婦。見有官員到來，方撐至河岸，來見杜清。杜清細問，所告與賀楊氏之言相符，並知他二人一繫船戶，一係謝杏村僕人。那僕人言及覓屍要緊，所以尚未報案。杜清又差人找來水手，下河尋找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賊頭係滄州孟村人，姓魏名勇，帶領手下二十餘人，將賀淑媛搶至賊巢，備辦酒菜，眾賊痛飲。又一伙痛飲的。賀淑媛昏昏沉沉，非夢非醒。寫淑媛驚失逼真。那魏勇叫了幾個人，用米湯灌賀淑媛。及至灌醒，賀淑媛杏眼圓睜，柳眉倒豎，是書有此等字眼，更覺新奇。不住潑罵。凜然難犯。魏勇假裝不聽，又派人勸解賀淑媛。不料賀淑媛罵聲更甚，挺身筵前掀翻棹案，砸碎碗盞。魏勇大怒，手下賊徒將賀淑媛按倒便要苦打。當有土地神，暗中救護。這時忽有人叫門，前之叫智玉樓門為殺星，今之叫魏勇門為救星，亦可疑之日，神乎神乎。忙將賀淑媛掩起，方開大門。見是個遠方朋友，一來看望魏勇，二來與魏勇取過一項錢，也是隨便討帳。為魏勇之討債鬼，為淑媛之活命人。魏勇將那人讓至家中，酒飯相待。

喝酒中間，魏勇滿臉怒色。自己送死。那人道：「魏兄有何不慰？」這便是討帳。魏勇先還支吾，已到臘月三十，還待明年上元耶。後因酒醉，便實告那人。妙哉此酒，亦是淑媛救星。那人道：「何須如此，只要好言勸慰，那女子萬無不從。」其果輕視淑媛乎，亦將調弄魏勇耳。魏勇道：「一來沒有閒工夫，二來沒有善說的人。」那人道「魏兄差矣，好容易得來一個美人，怎麼沒有閒工夫？如不棄嫌，憑為弟三寸之舌，保魏兄百年之歡。不可性急，總得多方去解勸。」為魏勇氣一平，實為淑媛命一緩。魏勇聽此甚喜，遂托那人順說賀淑媛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凶危艱險，所以償小人，亦所以試君子。顧償之小人，則大快壯士之心，試之君子，則難箝清議之口，何也人誤真德秀為真小人，天未必以小人之報報之也。人誤魏了翁為偽君子，天依然以君子之遇遇之也。今者，謝杏村清而且廉，而竟險遭賊劫是以君子而得小人之報。既無以策君子，愈無以警小人，則報應之說誠無據。而因果之論亦可不存矣。不知沉水底，正以著幽光也，濯清流，即以懸藻鑿也。其情愈悲，其人愈赫，其事愈慘，其神愈顯，使謝杏村向無滅頂之災。誰能知粗布老衣，並無分毫之蓄之如此其廉潔耶。又安知不能為國為民，即告病旋裡，絕不以祿位為心之如此其清高耶。天將以高其位置，迥出庸耳俗目者試謝公，又何必拘善得善報之規，謂無因果報應也哉。至於冰霜之操，不遭大難，不足見百折不回之志；節烈之性，不遇巨險，不足見千錘不銷之剛，涅而不緇，乃為真白；磨而不磷，乃成至堅。故人惡疾疾，我樂疾疾非疾疾無由成德慧術智也。獨是謝公夫婦，因護淑媛而陷於河，於以知全人節操，為第一難作之事，亦誠為第一當作之事也。即以此為佳夫婦，同登蓮台之明驗也可。

理注：

且說杜清到滄州未及一日，忽聽有人喊冤，遂忙升堂，見有一婦人，問及來由，卻是謝公被劫，將謝公治於水心。言滄州者，乃太滄，魏勇者，胃神也。言謝公住保定者，原是保養太和中和之氣。於賀淑媛共住一處，是元神得安。偶爾肝火發動，心火上攻，暫得耳聾，告職回家，路過滄州被賊打劫，即將謝公夫婦治於河心，搶去賀淑媛。是元神不定，魏勇者，原屬食色之性也，言食色者，稟先天得來，色心從父身得來，食心從母身得來，色食攻心。邪神入竅，元神逼走矣。還得杜清來救方可，杜清乃七識能收付元神，鼓動春和矣。

偈雲：

保定謝任因耳聾，肝火發動罷心攻。